

卷之五

里生潭石黃溥

與公養吾書

承恩祖安於舍選權倫魁視進士上三恩數尤渥嗚呼
以大成殿中即日授國子錄升崇化堂與兩司成衆學
堂之尊而坐不待親民而入朝固以執政宰相學之矣
而初意失舊法西澗七年給札亦未為遲執事坐
堂下聲名赫赫震京師諸老先生恨識而之晚出場
以程文示同舍皆心降辭服推讓為第一登名日果
然冠群英七年三優如執左契科目由人重誰不以
西澗芳躅期之恬退六年僅得一學官在外為漕司掾



人皆曰不才宰相必不能容天下第一流人物當以養
正德是去就規之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世
之君子養吾不屈節受官於陳宜中留夢炎劉黻柄
國之君子吾知天地祖宗之意已有所屬宇宙大變一世
之人皆信時文之士勇為亂臣賊子者尤眾少康逃
於野者四十年宣王逃匿召公家者十有四年夏
商之君子大夫皆不為者不見於史策是何三代之忠臣
皆於深山窮谷沈沈然如黃河之
非當之人心亦非當之人以
人天地折歎
狀不在天之

靈想亦不能忘情也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孔明不能
出漢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之事視二子尤難愚公移
山精衛填海取誦笑於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程嬰
杵臼樂毅申包胥果何人哉天地間大事決非天地間
常人所能辦使常人皆能辦大事天亦不必產英雄矣
夷狄不可為君身之正古今未有絕正統之時使君臣
上下同一豺狼豺豕之心而可立國秦始皇隋文帝必
不再世而止矣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而終為戎狄
所滅使皆無桀紂幽厲之惡而一廢不復興少康宣王
東周蜀漢之事皆不可信矣人力終有窮天道終有定
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獨於養吾有望某嘗有言

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
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
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
益自餘皇儒者常談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
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
天下後世謂程文之士皆大言無當也

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

公度量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
後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四方美類幾于長太息其客
間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幾希求其明辨力行
真踐實履未無愧文公四書者者惟公沂一

公亦未年初識之遂深許其狀貌與文公無異揖而問其
字則文公曾孫也其善讀書其志氣絕似西其人
無一點浮南時文氣自遠為真近又每歲或一相會觀
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故掃
盡華葉獨存根株使其老為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真
講官也生不逢時可為浩嘆乙亥已前侍世監司太守
以遺逸薦為者眾美其道皆不應聘某問其故則曰吾家
如侍郎在總領山州州秘撰後非不遇賢宰相以文公
之故穹官懸仕如諸寄終為一俗吏既無補於世道
徒有泰於家聲如其所深愧也所以用力文字與鄰國
薦名必由科舉者身者頭一酒後相得片從見之耻使

東晉名類到二千詩詩人大家數盡在其中又於洪邊
編晚唐五百家王荆公家次通選唐詩內揀七言四句
唐律編類成一集則盛唐晚唐七言四句之妙者皆無
遺矣人能如此用工時一吟詠不出三年詩道可以橫
行天下天下之言詩者無敢與公家言曰選毛詩陶詩
李詩石山詩為切火詩焚今欲編詩無借書之地江仲
自到果齊之前杜詩頗有與曾為長正今為阮二道
所說矣執事若有公論借不杜陶詩其陳文選詩隔
一詩便及公家言詩道必有一得不可以備風騷壇下
公家之言亦具今在書中借得唐字其清幽秋冬無他往
尚可矣也公家言海當與陸子相談也

為公家言節公孫孫免差科書

其等輒有思慮之一得仰禪教道歎分切惟賢者不得
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美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
者可以續之美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
公孫孫祠事者四家黃子耕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
以四宅者數人余景瞻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
所居以應勳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
遺俗之昌極矣如郡政有相關者斯文之興與否道
之升降亦相視之然先賢而山先生蔡文節公
學古人之高古世和事朱文公葉文公敬之無以
異於公家之言也慶元學禁二十九人惟文節受

揭其操子孫最多賢人以為天道可信欽子節齋九峰
先生守父訓明師道以德行文與不為東南師表厥孫
覺軒以之垂不朽久軒先生文肅公精忠大節尊辛
世民使文公之道愈信於天下士大夫能讀文公書者
多矣未有一門三世力扶道脉如蔡氏者家傳清白恒
存本心多其尚節其其自至元十三年歸附後遭
官禁錮定破其家又奪其田逃難江西近方遠里田為
官沒其田者其荒萊無人耕家無餘資路官撥入馬站
物有餘錢其子孫亦無可留者矣皆為困
窮之民其子孫之賢者身之吳下流涕范文正
公之公曰宅余景瞻之賜云云想而不可

於今一見切見文公門人能扶植道脉如劉文節公
其文肅公之家皆蒙宣慰使薦舉省府長應有田產
並免科其已站戶而破產者並與分簡出站與儒戶
一門三世尊信師道有功名教
道賢之右特以孫孤弱寒窶不為當路達官真人
所知不得與劉文節黃文肅兩家同沾清朝仁享之澤
非明世一闢事乎况蔡某等已係試中儒人必蒙優
恤某等切聞師誨見義必為庸敢合辭為疏於大人其
子之前欲望台慈倍詞申呈建寧路總管府福建道行
尚書省府乞賜指揮劄下建寧路建陽縣將蔡文節公
家子孫免為站戶而產去稅存者特與分簡出站照文

六門人子孫及儒士體例除地稅商稅外並免一應差
科予以扶持名教興起人心有關於三極之道其大豈
特儒家有所勸獎知所趨向而已哉主張絀維是在師
道十員師尊下情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與天師張簡齋書

某介枯慈仁輒有忱懇聞右武夷一派士大夫尊道傳
道者固多能推廣教主美意者寧幾人以其所見家之
本行正一教法的有契敷行道濟物活人之功者惟建
安周君震一君儒者也取租告附於上乃一世名流趙
忠奄信菴吳履齋徐音心余想附於羅致則一為重客
七員社以下曰春秋者皆師之其年文辭與軒先生累

許游遊名山其年十四
杜門謝客自以山居
不安友一人其遊建上一見如故交辱館祭于迎仙道
院者兩旬內識其子孫八九人孝慈友悌一家之三代
其行敬乃其家子晨夕事玉虛玄帝如嚴君婚友疾病
無不克有禮焉如駕斯各武夷觀院於河西僧上下無敢
也一寺僧持敬熟倚之帝一夕僧感夢靈靈致而歸遂
其也謂十忽見四人跨鶴而來一人黑衣披髮端坐
其庭前乃玄帝也謂十黃君亦熟視禮拜此持敬至誠
所成也持敬慕簡齋如天人隆師尊道一念真切行
五百里而辨香參禮僅蒙異賜而辱遇之如某受賜亦

是以勸天下學者意長紙短五重懷慕仰祈台照
書

與伯士桂武仲

某於建寧城中識周贊軒先生有道之士近古之逸民
也其人忠厚篤敬言不妄發人不妄交行不妄動猶有
古伯恭王脩齋之風家在城府與世無涉公士友無一
人往來某不知何脩何飾獨蒙與之相親兩旬聽其議
論挹其精神備然出塵埃之外真可謂可與神遊八極
之表者其令似周兄持敬少莫道教何具行法以濟活
人為心一毫無所利捨宅為道院奉當公帝如嚴君玄
帝助之如父詔子感應神異不可一二數述即得道者

此其第一也也此道正生以下不為祖師正一六壇不識
其真身其真身非真身不封蠟而經台覽持敬與其
交通如兄弟如聖尊契兄留之門墻介之謁簡齋倘有所
祈全獲吹噓將大與之力黃兄方外亦古君子某甚敬
之亦以造化惟仁賢留意焉

與伯士桂武仲

某於建寧城中識周贊軒先生有道之士近古之逸民
也其人忠厚篤敬言不妄發人不妄交行不妄動猶有
古伯恭王脩齋之風家在城府與世無涉公士友無一
人往來某不知何脩何飾獨蒙與之相親兩旬聽其議
論挹其精神備然出塵埃之外真可謂可與神遊八極
之表者其令似周兄持敬少莫道教何具行法以濟活
人為心一毫無所利捨宅為道院奉當公帝如嚴君玄
帝助之如父詔子感應神異不可一二數述即得道者

此世國之本達官貴人多收之其人浮朴有古意不若
下世之春精而愈窮十三年來中國之衣冠盡變爲空
望之不售是亦宋人資章甫而痛哉也定誠之不恤時
時袖先朝知名士詩卷示僕僕前一將前雁尾鬣或可增
德不辱焉嗚呼東門種瓜南山射虎塗人皆得以躡蹠
古語爲樂也先容哉士穴躬易大德十升水亦可活涸轍
世之

與劉國陳尚書劄

予於時春到牡丹風明日健伏惟某官道隆德厚天相
自台侯勳山萬福漢人一月不見黃牀度鄙吝滿懷
先生門下平天下誰能有一言半辭以

吾子我哉某少日酷信書謂患難夷狄皆可行道辟世
者小丈夫也易居吾無才諧世吾無術奈然役役氛埃
中武夷訪九曲龍虎訪仙岩秦人之家計猶在今而後
知辟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讀道家書頗有益不敢號於
人口吾嘗安期生河上公梅子真也獨怪荀陳兩家父
子弟以爲之象下係人望乃能免禍於漢魏
之際使以得道高人蒙繫維矣不知當時
何以能令全顧先生教之某幼誦元公愛蓮說至晉人
愛菊則疑何也呂不韋以菊花爲季其說根於周
訓又根於夏時三代聖人咸以此花爲上品知味者不
止一正則也晉人特好人之所好耳及觀文公書而信

之秋梁公孤寒獨航勲德無可疑周內史三字文公不
可為賢者諱吾處士於是不可及矣吾人非愛菊也愛
花之隱逸者也濂溪斯言正為陶靖節發也忠獻老圃
靖節三徑易地皆然先生可謂善自為謀矣萬世宗師
非此特乎兒曹讀離騷突然問其曰菊英無零洛露墮
矣可飲乎小子惑焉某得一說而解之曰木蘭不常有
得蘭露之墮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
亦當食之愛之至敬之至也吾於是重有感焉賢者不
得見得見其象者亦可嘉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
似者亦可續之矣良臣不得見得見其文行不失世守
者亦可盡力張之矣某不才先文簡扶世衛道之志不

也夫世之愛我而不徒由其潔直欲與其進安知
此生得列乎衆方何敢忘滋蘭樹蕙之
天分自足息易道無終窮康節不云乎苟有命世
之一息則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何嘗曰天下不可為
海濱大老聞有善養老則歸之觀其所養者必先觀其
養先生之自養者厚矣某何敢為斯文致煩禱三山
先生近在烟靄有無間冠星佩霞窓雲閣霧者盛德之
宗也天上祥釐何所不備士而尊道役於紫炁老仙者
非一人儻無可使走也願從唐桑楚之後伏乞台照

蘇州刺史

蘇州刺史宣慰按察多行部鄰郡守貳多假途驅使
 治秋泊不滿九千石站戶不征論者過半奏
 蘇州五百人郵卒不與焉邑當廣南江浙諸道之要
 領廩庖者無虛日令尹迎必數十里外遇
 馬者候至跪拜泥淖馬糞中移時不敢與
 人言之退則退客就館用大牲小則到羊刺豕折
 餅餅餅曰獻茶飯令拱手立堂下三跪進酒上食客
 項狀上於醉飽喜動顏色無不滿上馬去送必數里

其最甚於阜隸之奉主人翁也為令尹者
中其時家子史亦官三年以寬平和易為政
其最甚於阜隸之奉主人翁也為令尹者
初不知其為人也癸未十月政和氏
千甲平民無辜而死者幾萬人史君得冀遂
吾以為赤子人方治亂絲
不誤一人而定會大故問
百萬未至而竟死亦多矣史稱活
後其子既受代後履託
以上民之德也如京師訪史記

東漢以孝母朋友載酒常肉而饑之者五十人前期各
出山謁之如轉識因道前朝四十年
遺事章胡之仁副科即之知愚軍民之苦樂兵財之多
高下史君無問不知如響斯亦如養
中之的庖丁之解牛刀必中竅樞僕丈夫
其愈多而愈不失其鑑錄聽之者心快神暢
始知東南科舉士誤天下蒼生者
不如中原將家子不習時文者可與談天下事
余以作此為勞宜乎史君但見其逸也余老且病夫
死回思少年遇知已如忘齋劉公敬齋謝公梅
別堂家公實堂吳公泉石青陽公皆待以國士

期以遠業入仕二十一年居官僅八月宰相薦拔者十
人皆議論不合絕意浮世事退而尚友安期生梅子
真迹為穿壤間無用之物予之真知已多矣不知諸老
先生存者幾人子遊中原過齊魯燕趙當歷歷為予問
之未希真云早年京洛識前輩晚景江湖無故人難與
見空羨舊事夜學庭樹數星辰子每誦此詩未始不臨
風洒淚也安得明敏卓犖之才如史君者日罄歎吾側
哉朋友謂余稱有能詩聲當以詩為贈余方讀禮言且
不敏又豈能為獨童壤老之真情乎有揚解者曰不載
爾亦句又不賦詩者罰余乃自蜀為建陽士大夫饒今
此史君詩序

星下
三十一
而道殘科舉程文將無用矣皆疾其為妖言也
下而驗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
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
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
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哀憐之今江南路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輔臣議

諸道各舉提舉儒學二人提舉既曰大有司設首領官
知事令中尤繁學第有美缺虛有美粟歲磨時勸月藉
日寧有欺弊毫髮比去之十年亦責償無赦飢雀無氣
饑民吐舌不敢取靈學官似尊貴實卑賤祿不足以救
災荒是者而削如啣針如肌骨紫如曹魏嗚嗚相呼而
泣或國朝治職吏法最嚴管僧會僧管僧食醫管正
官御史按察不敢問豈不曰特使之然法使之然教
之改比而誅之則不忍也吾徒管儒不食儒將坐
而待斃子推以劍肉於儒戶不之別語肉敵髓及鄉師
膏膏之誰以儒為戲者又曰管儒皆益中食儒者益
益十之所謂毀相食者歟抑亦舉舉而食人者歟儒不

味其方而而人重入道一有九音什九建安科舉士
為一書急請其原以別舉程文教子孫見後進學文者
必如之問語伯成曰以子之才屑為程文應儒選孰不
者也子伯成曰朕而笑神臂而去曰吾始以先生為知
子者也今而後知先生非知我者也烏之日千里者豈
街勒懲榮所能動哉吾人品豈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
吾豈不能為少塵無用之文所以膠口不肯道者願為
天元一逸民也然出乎十等之外也先生果知我者

詩以見志漢翁所經蓄所樹立所成就豈易量哉吾於
是市有風焉藝相或重諸書人雖世絕俗之才不由
科舉程文奮身必不得行其志三百年後以學術談天
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儒亦無辭以自解矣某夜先朝
文將相遊談論遼事曰熙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時
文名而捐軀報國不長歸籍矣然使武夫心服為國
家延數十年之命者僅得曹敷龍彭文子余義夫徐有
功上景宗五人焉至有功既死吾知國不可以為國矣
漢有勉海陸公言與王之良佐皆空文之棄才在
身初遇當與何曾漢有直肯終為德音乎後曰天下英
俊必有出漢翁為儒解者人文喜談樂論又當過於

五
者美吾之起故楚漢翁方不待詩道而止也

意以漢文七公詩序

世如自外陽有道如新文也公竟為世所屈始熙寧訖
靖康摧殘消鋒勢浪摧壓身後難未歇也道無損世變
何處言淳熙天子尊先獻以勸臣節海內家有眉山書
一冊又如靈心祥麟不必聖人然後識屢以詩得禍當
有與焉同志以詩鳴於其言毋不敬信獨不與其詩異
也區區寒暑有神氣而無形迹風人之詩也宇宙不多
見焉不聞宣王為厲之雅乎周人之免禍者幸公之得
儒者不幸也詩固未易作識詩亦未易也帝張咸池於
洞房為鳥飛魚深游渝歌郢曲童兒婦女拊掌雀躍矣

夫獄全氣履為大音泗古游今斯人幾見唐人誦杜子
長詩必稱其忠公之詩獨不可憐乎公大節細行如秋
月皎然中澗見感惜其清與正公不同黨禍自此起
野亦不知知果不可測之如柳亦不可謂之命歟為川
公卒子兩怒反致自隨其帥我思聖賢以作汝民極相
勸一公備空人心無所歸會矣民極將誰望邪小人利
於子之狀盡中原二公亦不虞焉至此極也已公之道
公其及也哉不置甲子自黃後汝有詞別交游功名富
貴之念亦絕矣夫郡無火於秋季亦竟得其碧絹書者晏
公亦無一官焉汝汝之果有少謬偽詞者耶過江與境
土題名在汝汝亦無一官焉汝汝之果有少謬偽詞者耶
過江與境

一書點瓜之如煙煤番衍五步內移板易地則不立邦
人變之猶曰東坡墨竹後有八十年余謫居富川親見
二事嗟乎公乃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其文亦天地間不
可無者詩豈衆人所能識哉書市厄於火藝文四庫百
無一遺好善者先刻東坡詩王呂而下章蔡而上以國
與公為仇者衆矣生平亦能詩文豈不工巧今人不
信之齒牙公論果至是而定乎此謂民彝此謂天道

贈地理楊南川序

楊君南川挾風水之術游富貴家老而不倦誦揚救貧
所著三龍經極熟聽者欣然想其術之精也富貴家用
其術不能去其貧楊君不色怨衝炎風濡梅雨杖筇竹

行數百里鳴於人曰吾術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憂患者
逸樂及遇富貴人家又不合而去何邪合不合無益損
於楊君心動而身困藝精而道窮世變使之然邪楊君
之命固當然邪嗟乎古有負起世絕倫之才懷妙用入
神之技不為當時所尚徒有來世之名者多矣獨楊君
乎哉吾聞南宮范太史游浙東三年不遇露香請命于
宮吳頌救者其積善者十家至今兩浙名公知數百年
松楸鬱鬱有佳氣者皆范公所卜也楊君亦能有范公
之心乎人不知之天必知之何憂乎不遇

觀音經序

西方聖人以好善為教多矣中國人無智愚昧亦尚獨

敬信觀世音如天如父母何也人窮必呼天疾痛必呼
父母天與父母未必能救之也捨天與父母則無可為
顯者矣令人見親戚朋友落坎窞坐困羸力可以救而
不援聞其鳴號之聲若不聞者皆是也觀世音獨以尋
聲救苦自任不待人之鳴號於我尋其窮苦之聲而拯
救之仁美哉天與父母不能盡之仁也觀世音盡之矣人
之敬信觀世音如天如父母亦宜是心也豈特觀世音
自之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由之所急也天下有飢者
由已飢之由之所思也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充舜之
澤者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之所思也禹救伊尹之
所思即觀世音之所尋也此道豈難能哉一念惻隱廣

以志于無涯之成也予幼誦蓼莪詩未知其情之真側
今知之矣予之生親之所以劬瘁也予為赤子飲乳於
親之懷者三年乳皆親之血也乳之盈涸而飲食之豐
約勞苦不可言予為孩提親喜曰吾有兒矣拊之則察
其肥瘠而飲其膏之則候其飢飽而飲食予能行可以
免其提攜矣長之則惟恐其氣體之不壯而之則惟恐
其德性之不淑親行而予不隨顧之如有違吾行而親
不隨履之如有失其出也腹我而語之曰吾行矣汝在
家毋登高而臨深也其入也腹我而語之曰吾歸矣汝
在家必無人念其飢飽寒燠也予漸長知學親心可以
少寬矣其壯而未育室也既有室慮其子孫未能眾

多也詩以妻子好合兄弟和睦而後父母之心順誠哉
言乎予為人子而欲盡親志留之膝下離家則戒之謹
慎又察則雖其遠歸憂想其勞逸卜占其遠適倚門問
而望輒為鳴而喜精神常役役肝膈常懸懸也自予有
生以來吾親之心無一日得寧者以予故古之人以生
為勞以老為逸以死為息吾親老而未嘗失今其息乎
其心亦可以少寧乎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於吾生
無以報吾親言之則痛切思之則惻然惟孝子仁人知
相養而醇厚土深而木密人謂吾親可以安寧坐為矣
予恐不足恃所恃守塚者其人守塚者不足恃所恃蓮
社佛者為之主蓮社佛者不足恃所恃若有田園以養

其生田園不足恃所恃造物有以鑒予之心予之報親
若誠有罪予之思親若寔可聞昊天明明豈不能使吾
親魂魄少寧予子蓋為我記之嗟乎孝矣哉仁叔思親
之苦也人與天相去至遠者形也至近者心也一念之
善人莫能知而天必知之一事之善人不能助而天必
助之自今已往甘露自當應其誠起雷何忍為其燥
或有增其土鹿不敢觸其松鹿亦能倚其蒙况於人
乎况於君家之子孫乎親可寧予之心亦可寧矣楊坊
一家而習俗以市道相尚六詩書名家者皆異邦人擇
鄉者不居吾邑則仁叔之家最居一級致一蔬果未獻
祖考不敢嘗田廬志卑守塚者居茅屋聚數十學子終

日呻嗚教句讀疲神耗氣以養生事叔父母如事親愛
堂弟如愛子吾知其為孝弟忠信人也問其師友則續
溪揚公王溪黎公學問有根源豈習俗所能移矣寧親
一念天寔臨之其嘗執史筆當大書其事俾後來傳孝
友者有證天道有所托而明民極有所寄而立斯亦扶
世傳道一助也仁叔名子惠家在蒼峰下因以自號云

東山書院記

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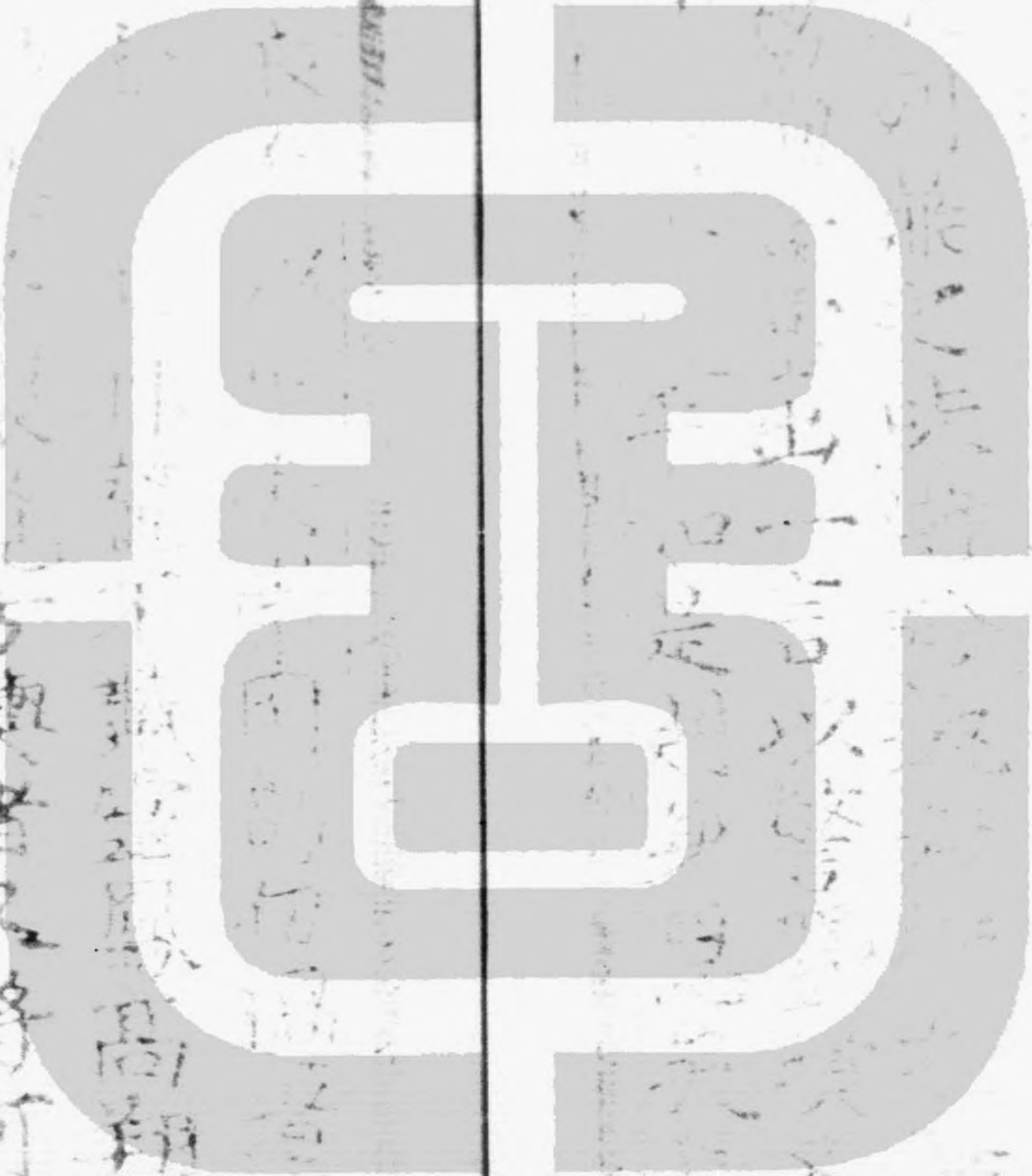
年番陽李榮庭撰書辭託張國賢

彭汝翼來告謝枋得曰薦行先生趙公及其子忠定福
王嚴事朱文公文公過其廬忠定長子崇憲師之忠定
從弟汝觀有東山書院雲風堂乃薦行忠定兄弟教子

孫之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觀之後寒飢濱於
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速為北胥徒所有榮庭不恣
見鬻常產倍價取之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
講習藏脩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體適
用如湖學願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公之道大明於斯
世薦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絕矣子以為何如枋得曰大
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能
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
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
幸而有文王之聖流風遺俗猶繫天人之心者百餘年
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敵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

所容志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
世無道而後則武庚必不死殷之命必不黜殷之號位
必不存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上公也殷亡矣
多士多方不服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
怨心而後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道播臣未敢以
臣聞臣民因而觀之則敢視之如寇讎乎殷人何以得
此乎上實成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傳說之教隱然
存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為殷舌文王召
之而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忠懷繫操以楚人之聲
而而大風之厲性指天為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
一邑思楚之德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

大印後以擬就自擬之書其印大印而草創為等天
之始立首其名不著其於成或不可無有其實而不述
其書之無為可成或著其書史無其書曾記于歲底月
疑又入丁馬之心之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以不敘辭之惜之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吾之則其斯言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一統玉帛書同而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擬王之成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以地勢下火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其書其書之士司其書後向于此子

書名考

書名考
書名考
書名考
書名考
書名考
書名考
書名考
書名考
書名考
書名考

平山先生與制機墓銘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形氣有小大人豈小於天地哉
衆人與聖人皆以爲堯舜知覺有先後衆人豈後於聖
人哉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天
下國家如吾心為一誠一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可
言而不可言為其書而與其功非儒道也宋朝喜用儒
能設世世書者取言言如執左券五帝三王自立之中
國乃成於需斯盛行之時豈不大可哀乎吾讀平山先
生與公行實未嘗不流涕太息安得斯人與之論儒道